

目 录

忆遵义地区剿匪斗争·····	杨俊生 (1)
一三九团战斗在黔北·····	徐仲禹 (13)
回师途中·····	郭兆杰 (32)
活捉匪首葛天乙·····	刘正庚 (37)
回忆遵义剿匪指挥部·····	刘成斌 路永和 (41)
桐梓剿匪二三事·····	杨秀云 (47)
追歼叛匪毛廷彦记实·····	张 梓 (53)
庙坝枪声·····	胡俊卿 (58)
红九连在鲁班记事·····	李春生 (64)
三战鲁班·····	詹永辉 (70)
剿匪战斗的回忆·····	袁廷华 (79)
激战马蹄乡·····	路永和 (89)
击毙匪首张华清·····	节华中 (95)
强攻李家寨·····	詹永辉 (103)
“金盆国”的覆灭·····	石文岐 (112)
军大贵州分校第一总队在黔北剿匪英烈 纪念碑文录·····	(117)
正安剿匪片断·····	周的民 (119)
忆黔东北合围·····	李 程 (126)
黔东北大合围简况·····	林明书 (133)
遵义剿匪大事记·····	遵义军分区党史办 (135)
附： 剿匪形势图 (六幅)·····	刘 建绘制

忆遵义地区剿匪斗争

杨俊生

一九五〇年，我十六军在遵义地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每当我忆及这段不平常的战斗历程，往事历历在目，心潮久久难以平静。我沉痛悼念在剿匪斗争中为遵义地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远难忘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遵义人民和各级党、政机关对子弟兵的支持和关怀。

解放大西南之后，我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巩固新区，又集中全力展开了一场清剿匪特，摧毁封建势力，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斗争。那时，刚刚获得解放的遵义地区，和全省的情况一样，匪势异常猖獗。我们从一九五〇年年初开始剿匪，经过三个阶段的打击：①二、三、四、五月，巩固中心，确保交通，对匪穷追猛打，坚决歼灭最大最坏的股匪，压下匪风；②六、七、八月，对股匪奔袭围剿，便衣队配合净化腹地；③九月以后，重兵合围，围剿一地，净化一地，巩固一地，发动群众，捕捉匪首。到一九五一年元月，基本上剿灭了全地区成股的土匪武装。随后，继续发动群众，陆续捕捉、歼灭隐藏潜逃的匪魁，才彻底根除了匪患。

遵义地区的土匪势力嚣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军参加聚歼胡宗南及川境诸敌的成都战役时，三兵团十军根据刘、邓首长制定的川黔作战方案，从黔北一带挺进川南，在战役大迂回中解放了遵义地区的湄潭、凤冈、遵义、绥阳、仁怀、习水、赤水等县。我军入川作战时，无暇顾及，因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和封建势力未遭根本触动，依然如故。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县城，仍然处于旧政权的统治之下。二是一些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表面上交出一些枪来应付，暗中却相互勾结，伺机以求一逞。三是由于黔北高原地形复杂，大娄山脉横贯其间，山大、沟深、林密，大部份地区交通极为不便，较易为土匪负隅强抗所利用。四是遵义地区的股匪，大部份是以国民党散兵、惯匪、伪保甲长、地痞、流氓、神兵为骨干和主力，地主封建势力为后盾，是特务和国民党官员所操纵和指挥的。主要匪首，大都是地主恶霸、政客、特务和惯匪。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本性，是决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必然要挑起匪乱，作垂死的挣扎，妄图恢复已失去的“天堂”。

遵义地区猖狂的匪乱，除了以上原因外，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和组织应变之结果。特务头子谷正伦、韩文焕，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就受蒋介石之命，在贵州着手建立“最后根据地”。地处川黔门户的黔北山区，有娄山关、“七十二道拐”等险关要隘，是这块根据地的天然屏障。这里还是长期统治贵州的“遵桐派”地方势力的基地。谷、韩早已看中了这块地方，他们直接掌握的中统、军统特务多如牛毛，特务组织“黔北督导区”渗透全区。在谷、韩的授意下，遵义伪专员卢杰，层层部署“应变计划”。他亲

自出巡赤、习、仁三县，检查实行情况。那时黔北各县，都在进行反革命应变准备。就连最边远的务川县，伪县长简宗颐也被谷招到贵阳“面谕”并派遣军官到务川，组建预备兵团。

解放之初，遵义地区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地方反动团队，伪政府人员，反革命特务分子，见我军横扫黔北，惊恐万状。他们慑于我军声威，不敢轻举妄动。地主封建势力也在窥测观望。因之，黔北各地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接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但为时不久，反动势力见我军大部入川作战，留下来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持治安的人员较少，以为有机可乘，便蠢蠢欲动。匪特由昏迷到清醒后，不仅四处联络，收罗国民党散兵残余，收集民枪勾结成股，而且利用封建迷信团体，造谣惑众，胁迫群众为匪。这样，匪风日炽，最终形成了全区性的匪患。

二

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旬，遵义地区的土匪武装已从零星的小股试探性骚扰发展到多股集中活动。他们围攻我区乡人民政府以至攻打县城，残杀我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破坏川黔公路交通，气焰十分嚣张。元月二十日，惯匪雷三纠集千余土匪，围攻绥阳县城，激战五个小时，由于我驻城部队、政府工作人员的顽强抗击和驻遵义部队的紧急驰援，土匪才溃退而走。元月十四日，我五兵团杨勇司令员，率兵团“前指”参加成都战役后返黔，途经遵义、乌江之间的刀靶水，宋泽股匪就利用“三道拐”的险要地形伏击我兵团首长和指挥机关。杨勇司令员亲自指挥战斗，才击溃土匪，安

全抵达贵阳。二月四日，我湄潭永兴区被谢云清、雷三股匪一千三百多人包围，从上午六时激战到下午四时，才打退土匪，我牺牲六人，负伤六人。二月初，周天一股匪攻陷我茅台镇后，又攻打仁怀县城。

为了打击土匪武装的疯狂反扑，遵义军分区为数不多的兵力，除了控制桐梓、湄潭、绥阳等中心县城及公路沿线外，尽量抽出一些打击土匪。元月二十一日，刘正廉参谋长带领部队，在茅坪围歼葛天乙（湄潭县伪县长）股匪，二十五日奔袭余庆松烟铺的毛廷彦股匪，二十六日又在偏刀水围歼刘振声股匪。共俘匪首葛天乙、刘振声以下一百四十余名，毙匪九十余名，争取投降三百四十余名。虽然不停地打击土匪，但是部队太少，难以顾及全面，因而未能遏止住土匪的凶焰。

贵州匪势抬头，直接影响了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和征粮等工作。为打下匪风，五兵团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胜利结束成都战役后，奉命大部回师贵州。我十六军在夹江、丹棱、濠镇等地休整期间，接到了入黔的命令。十六军除四十八师留川剿匪外，其余部队全部返黔。根据五兵团的部署，十六军军部带四十六师一三六团、四十七师一三九团、补训团、炮兵营，开赴遵义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我们遵照上级关于部队分散剿匪的指示，在作战地图上划分了剿匪区域。当时是这样划分的：

一三九团以仁怀为中心指挥所，负责仁怀、桐梓、习水、赤水四县的剿匪工作。团部率三营驻仁怀，二营驻东皇场，所属一个连驻赤水，一个连驻习水（现官渡区），一营驻桐梓。

一三六团以绥阳为中心指挥所，负责绥阳、正安、道真、凤冈、务川五县的剿匪工作。团部率三营驻绥阳，一营驻正安，所属一个连驻道真；二营驻凤冈，所属一个连驻务川。

军直属部队组成遵义、湄潭指挥所。炮兵连驻湄潭；警卫营两个连驻遵义市；补训团两个连及通信连、担架连分布于遵义县各区。

一九五〇年元月十六日，部队分两路起程。十六军军部率一三六团、补训团、炮兵营，从四川省綦江进入桐梓松坎，顺川黔公路于二月八日进抵遵义。一三六团到达桐梓县城后，转向直插绥阳。一三九团另走一路。他们从四川省叙永县进入赤水，而后到达仁怀。按计划，各部都在二月上、中旬进入指定位置。

十六军军部及直属队一到黔北重镇遵义后，受到了遵义人民的热烈欢迎。遵义地区解放初期的接管工作，在地委书记陈璞如等领导同志的主持下，经过全体干部的努力，已顺利完成，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二月十三日，地委召开会议，陈璞如、李苏波、陈云开、杨俊生、李程等同志参加，讨论了领导机构，十六军军部与军分区机关合并等问题。决定成立保卫、宣教、财经三个委员会，主任委员分别由陈璞如、苗春亭、李苏波同志担任。

不久，奉五兵团指示，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十六军军部与军分区机关合并，称“十六军兼遵义军分区”统一部署工作。随即，我们调整组织机构，重新配备干部。当时的领导班子：十六军参谋长杨俊生兼司令员，第一政委陈璞如，第二政委陈云开（兼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副司令员李程，第

二副司令员陈德明，刘正婣同志任副参谋长，钟学林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区部队进行剿匪斗争。

部队分散到遵义各地后，立即投入剿匪斗争。一三九团二月九日刚到达仁怀县，就得知周天一股匪围攻邻近的金沙县城。于是，三营一部连夜出击，冒雨行军，以昼夜一百七十八里的速度奔袭金沙。出其不意，将匪击溃，击毙匪副指挥周天福，毙俘匪三百多人。二月二十五日军直在一三九团一营、随营学校的配合下，合围遵义县松林的土匪。还有一三六团八连，穷追猛袭，三打雷三，活捉其匪部六支队长高如文。至二月底，共进行战斗二十六次，毙俘匪八百多人。

在积极清剿的同时，部队协助地方干部，开辟了遵、桐、仁、凤、绥、湄等县的区、乡工作。一些尚未建立政府的边远县，地委、军分区领导共同研究了县委领导班子的组成，加强了力量，很快就全面铺开了摊子。

剿匪全面展开后，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是没有及时压住匪势。一方面是由于部队接受返黔任务后，情况紧急，迅速分散进剿，未作充分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准备。一部份干部、战士，对剿匪任务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存在着麻痹思想。在战术上，部队由大兵团作战转为分散剿匪，一般还须有一个适应过程。另外就是单纯军事打击多，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去争取瓦解土匪不够，尤未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往往也就情报不灵，如一三九团在二、三月份就曾多次扑空。另一方面是黔北各地的反动势力，看见我普遍建立人民政府后推行政令，征粮和发动群众，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就更加猖狂起来。三月份，史肇周、蔡维新、黄守瑛等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先后叛变，公开与我为敌。地主、伪保甲长和

土匪相勾结，谋杀我区乡干部，策动我接收下来的区乡武装叛变近两千余人。土匪武装攻城掠地，不仅围攻绥阳杨、黄家坝等地，遵义县就有十三个乡和三个区政府遭匪袭击，而且攻袭正安、凤冈、道真等县城。特别是道真县城，遭到黄守瑛股匪和四川土匪的袭击，难于坚守，县政府和部队于三月十日撤出，在川黔公路上，没有一个连的兵力掩护，已不能行车。严重的匪情，给我们敲起了警钟。

这时，西南、贵州军区相继发出了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要我们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实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打下匪风。四月份，军分区机关及所属部队召开党代会，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深入动员，使大家明确剿匪已成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得手。要求部队在剿匪中执行“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担负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双重任务。

在军事上，总结经验教训，转变战术。军分区三月二十日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着重纠正单纯军事打击，忽视发动群众的偏向。兵力使用上，改变过于分散，形不成拳头的做法。为确保川黔公路畅通，稳定以遵义、桐梓为中心的地区，重新调整力量。决定：一三九团团团长徐仲禹、政委王尚带一营及八连移驻桐梓（其中三个连组成川黔指挥部），确保娄山关至松坎段公路的畅通；三营（缺八连）留驻仁怀；二营营部带两个连到鸭溪，一个连在习水；团警卫连在赤水。一三六团团团长马锐锋、政委李兼泉带部属集中力量搞好凤冈、绥阳两县工作，确保遵绥公路畅通。炮兵营仍在湄潭。另外，由于遵义县土匪激增，活动频繁，对我影响很

大，军分区三月三十一日成立了遵义剿匪指挥部，任命作战科长顾延邦为指挥长，指挥科副科长何志强为副指挥长，遵义县县委书记丁润桥兼任政委，随校二大队副政委刘成斌为副政委统一领导。抽调军警卫营三个连，政治部警卫连，后勤部警卫连，通讯营电话连，卫生部担架连等部队组成，另外一三六团二营、一三九团一个连协同，打击遵义县股匪。

三月底，贵州省委、军区确定暂时放弃二十多个不易控制的边沿县。遵义地区的正安、道真、务川三县，亦相继收缩。四月初，匪首到处串连，结成三大股疯狂活动。这时，在余庆、瓮安的起义部队叛变，流窜我区，更加助长了匪势。我正安、务川县政府和部队，于四月六日，十一日分别主动撤出。习水县也因四川杨明岗股匪窜扰，县政府于四月三十七日撤出。

为迅速扭转被动局面，五月九日，军分区发出剿匪工作补充指示，要求部队在前段巩固中心、控制要点、修筑碉堡的基础上，集中兵力打击股匪。“遵指”从五月上旬开始，大力开辟遵义、仁怀南部工作，合击沙土、安底，又协同一三九团二、三营奔袭金沙，回剿松林，到五月底，俘匪四百多名，毙伤一百六十多名，争取一百八十多名。一三九团连续出击大坝、鲁班之后，五月二十六日，又集中九个连的兵力，以官店为中心组织合围，参谋长翁介山亲自率领部队驻剿，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组织群众，取得很大战果。五月三十日，友军一三三团到习水剿匪，稳定了赤水、习水西部的局势。六月一日，一三六团一营在余庆击毙匪“三九二部队总指挥”毛廷彦后，六月下旬又和随校三个队、“遵指”参加了贵州军区东集团部队在瓮、湄、余地区的“铁壁大合围”。

我军连战皆捷，很快出现了不少净化地区，川黔公路也畅通无阻。净化一地后，部队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枪换肩”运动，社会秩序转向安定，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三九团红九连在仁怀鲁班，发动、团结、组织群众，开创了鲁班小“根据地”；炮兵营在湄潭鱼泉沟，搞得有声有色。他们为主力地方化树立了榜样。受到了军区的表扬。另外，我们组织武工队，击毙了罗徽五等大匪首，成绩很大。上半年，我区部队共歼灭土匪一万三千七百余名。

三

七月初，为了狠狠打击那些气焰最嚣张的土匪，我一三九团和“遵指”，参加了军区西集团发起的大规模的“金沙合围战役”。这时，黔北土匪，为牵制我军行动，寻机窜扰鸭溪、茅台、土坪等地。我们又组织部队，出击外线，在流渡、庙堂、獐狒等地，奔袭合击。在我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股匪不敢随意进袭我控制地区。八月份，股匪在边沿山区又聚散为整，匪首在正安等地开会，他们设立伪政权，委任匪县长，精干土匪武装，以对付我之合围。

敌变我变。八月中旬以后，一三九团和“遵指”两个连，组成十个战斗单位，合围聚集于仁怀北部的股匪。在这次合围中，一三九团五连和八连，强攻土匪坚固巢穴李篆寨，拔除了股匪在仁怀北的指挥部，重创了卢杰匪部。仁北合围的同时，其他部队也积极行动，打得股匪分崩离析，不是逃匿深山老林，就是向我缴械投降。遵义县在一个月内有匪“平黔军副司令”刘树本以下三百余名投降。

九月初，西南军区决定抽调部队入黔助剿。一三六团配合川东军区三十一师及酉阳、铜仁军分区部队，由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同志统一指挥，在黔东北地区实行会剿。一三九团配合十五军由秦基伟军长统一指挥，对赤水以北地区实行会剿。兄弟部队和友邻地区的直接配合，给我们增加了生力军，大大鼓舞了遵义地区全体军民的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不久，遵义地委向全区党政军发出号召：“积极配合友军，力争今年年底肃清股匪，放手发动群众，完成征收。”我军分区部队经过九月上、中旬的休整“磨刀”后，抽出机动兵力，配合友军开辟边沿地区。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各抽出三分之二的干部组成工作团，分别下到湄潭、桐梓；军大五分校一总队政委戚先初带教一团和文化大队一个队到凤冈；队长杜海林带总队机关、学生大队到遵义县。我党政机关和部队“万人下乡”，同心协力发动群众，农协组织迅速发展，不但有力地促进了中心区的征收、清匪工作，而且对参加边沿地区合围的部队以极大鼓舞。

黔东北地区大合围的战幕揭开了。川东军区指挥部，在四川省綦江县东溪镇召开会议，将参战部队分成四个集团，于九月下旬对盘踞在道真、正安、务川、沿河、德江等县的史肇周、蔡世康、黄守瑛、谭席珍、杨通贤等股匪发动大规模合围清剿。南线的第二集团由遵义、铜仁军分区和贵阳警备区部队组成。合围之前，部队在凤冈、湄潭北部反复追剿，将土匪驱入合围圈内。九月二十三日，四个集团分兵数百路，对黔东北地区的大小股匪层层包围。部队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向内压缩，整个合围地域，村村有兵，山山有人，设岗布哨，拉网搜索，哨子、军号声响成一片，打得土

匪东奔西窜，无处藏身。我一三六团一营，遇山爬山，逢河踏水穷追四昼夜，击毙匪首史肇周。蔡世康等匪首也被击毙。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围剿下，黔东北各县相继收复。务川九月二十六日，道真、正安九月二十七日先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随后，各部队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们一道与土匪作斗争，掀起群众性的搜匪、捕匪、劝匪投降热潮。在驻扎清剿中，部队干部兼任乡、镇长，还组织了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培养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真正的“铁壁合围”。

黔东北大合围后，全区大股土匪的建制已被彻底打乱，小股土匪隐藏在一些县、区、乡结合部的深山密林中。十一月份以后，各部队积极清剿散匪，捉拿匪首，胥杰、陈美芝、朱寿、郑茂林、牟永瑞、周治国等匪首相续落网，肖士栋被击毙。经过一年的剿匪战斗，据统计我军分区部队共歼灭土匪一百一十四股，三万五千多名，缴获各种小炮一百四十九门，轻重机枪一百四十三挺，步枪、手枪一万四千九百余支及其他物资一部。

四

一九五一年新年伊始，遵义地区党、政、军、民同心协力展开清匪运动，仅半个月，又歼灭土匪三千多名。俘卢杰、蔡维新、周天一、肖朝臣等匪首一百八十多名、击毙雷三、李康庄。接着全面展开了减租、退押、反霸的斗争。

三月上旬，十六军奉命抗美援朝，离开了遵义地区，奔赴新的战场。回顾一年来的剿匪斗争，使我感受最深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剿匪斗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遵义地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对部队给予了极大支援和热情爱护。党、政、军、民通力合作，县、区、乡普遍建立剿匪委员会，实行领导一元化，共同完成了剿匪任务。一九五〇年，全区共组织了民兵二万一千多名，农协会员六十二万五千多名。他们在打击土匪、站岗放哨、捕捉匪特、看守仓库、维护治安、配合部队剿匪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仁怀鲁班区民兵，配合部队出击五马、保卫鲁班，同数倍于我的土匪抗击，打退了敌人的围攻。坛厂民兵，积极侦察匪情，协助部队活捉匪首胥杰。遵义虾子场八吉村的小民兵陆昌伦、李某某打死匪首雷三，等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是部队全体指战员发扬了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英勇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剿匪过程中，由于补给不及时，战士们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在山岭中追歼土匪，脚板擦破，流血肿痛是家常便饭。他们为了歼灭土匪，风餐露宿，挨饿受冻，踏遍了黔北高原的崇山峻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胜利。一年的剿匪中，子弟兵为遵义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浴血奋战，有一百九十六名优秀指战员英勇牺牲，三百一十三名负伤。在攻克匪巢李家寨战斗中，就有九名同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十四名负伤。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遵义人民心中，永远激励遵义人民为实现“四化”、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刘建整理）

一三九团战斗在黔北

徐 仲 禹

离开黔北那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已逾三十年了。每当忆及一三九团在黔北剿匪、发动群众的那些日日夜夜，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我深切怀念为贵州人民翻身解放而牺牲的战友们，衷心敬仰全心全意支援我们工作的各族父老乡亲以及各级党、政、人民团体的同志们。今趁遵义地委、军分区党史办邀我撰写回忆录之机，向贵州的同志们表达我诚挚的敬意和眷眷的怀念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军团。在参加渡江战役后，又挺进大西南。成都战役一结束，经过换装、补充的一三九团共有四千人，每连有一百四十人左右，武器好，士气高。在四川夹江待命时，接军部命令，叫我团迅速赶到贵州赤水、习水、仁怀接受剿匪任务。

原来，早在西南解放前夕，蒋介石训练了大批特务和地方武装骨干，准备在云贵川等省区建立反共游击基地。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保安副司令韩文煥便按蒋介石密令，积极扩编保安团队，网罗国民党溃军以及惯匪流氓，以便在

他们垮台后，能形成一支与我为敌的反动武装力量。

他们乘我主力入川作战之机，欺骗、胁迫、诱使群众为匪，散布于广大农村，组织反动政权，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策动反革命叛乱，颠覆我人民政权，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全团干战为了肃清匪特，建设人民新贵州，纷纷表示要响应上级号召：“全心全意打好解放大西南第二仗。”

一九五〇年元月中旬，我和政委王尚、参谋长翁介山率领部队从夹江茶房出发，经过十多天的行军，于二十八日到达赤水县城。

军部命令我团负责赤、习、仁三县的剿匪、征粮、发动群众等工作。经过初步的了解，三县的情况大致是：赤水，位于贵州北部，是黔北最边远的一个县，面积约一千四百平方公里，人口十五万，粮食产量基本自给。赤水河流经本县，商业尚称繁荣，是黔北勾通长江水运的集散地。赤水当时主要有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治模、县长何衡、特务江超、袁念生等勾结恶霸地主吴凤廷、吴先治、吴相成等为首组织的股匪数千人。我部队到达后，土匪已远逃，目前尚无大的匪患。习水，位于黔北的西北部，面积约三千多平方公里，人口近二十万。境内多大山，便于土匪隐蔽、活动。习水的主要股匪有杨鸣岗为首的“川黔边反共救国军第一师”，以缪代福、赵斗南为首的“反共救国军”千余人。此外还有长沙的王明远、官渡的刘世清、东皇的胡德钧、良村的刘永松、官店的陆家犹等二十多股匪，近万人。他们频繁活动于四乡，县城尚未受劫。仁怀，位于黔北西部，面积约四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十多万。县境北面有海拔一千七百

多米的“七碗架”高峰。东部属娄山山脉的分支，是一片崇山峻岭，也是土匪成灾的重点县。南部以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周天一和敌师长赵翔龙为首；北部有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和县参议长、大地主蔡维新为首组织的“反共救国军”，他们任命郭庆丰、沈仲康、黄文英、李正开、周天福等匪首、地主为司令、副司令。并勾结金沙吴相云、遵义漆文彬、晏子高、古蔺吴学良等匪首，盘踞仁怀南北，人民不堪其苦。

鉴于上述情况，团党委决定由副团长张申明率二营驻习水，政治部主任魏捷生率两个连驻赤水，团主力进到仁怀县。第一步工作是剿匪征粮、稳定地方秩序。我们用几天时间对部队进行了剿匪战术训练和政策教育。

元月三十一日，接军电报，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剿匪征粮。

二

一九五〇年二月四日，工作布署完毕，部队展开。团部当日离开赤水，夜宿葫市场，次日歇土城镇，六日到二郎滩，每日行军九十里左右。沿途调查得知：周天一股匪三千余人，以长干山为中心，活动于长干山周围之茅坝场、鲁班场一带。

二月七日，部队行军七十五里，爬了两座大山，山路险陡，稍不留意，就有跌入峡谷的危险。及至马桑坪，有报告说，土匪已劫沙滩、二坡路两场子。不久，又接仁怀县政府来信，叙说仁怀匪情严重，茅台已被攻占，盼部队前往救援。我们即命翁介山参谋长带一个连前去侦察敌情，待部队到后，实施合围。

二月十日，部队到达仁怀，土匪逃走，政府、群众欢欣异常，鸣炮夹道欢迎。县长告诉我们，土匪主力千余人正在茅坝一带集结。我立即命一、三营布成一个口袋，以九连由赤水河以西兜击，收网底。由于情报不准，收网时，一个大口袋只装了几十个土匪。匪主力已于两天前去金沙。

当日黄昏，接师部急电：金沙县城被匪攻破，我仅剩城内两个小碉堡，命你部轻装急速行军解金沙之围。部队因参加合围茅坝，很分散，手中只有八个排。稍作动员，又连夜不停，走了一百二十里的路程，到金沙城下，我指挥迫击炮向匪轰击，土匪见援军到，纷纷弃城而逃。部队登城沿山追匪。一部冲入县府，与守备之十七军一个连会合，该连伤亡很大。干部、群众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没想到部队来得这么快。后来，部队文工团编了一个剧本，叫《神兵天降》，演的就是这件事。此战歼匪三百余。金沙之围虽解，但群众损失惨重，被抢掠奸淫者众多，惊恐之余，恨匪入骨。

解金沙围后，军部通知我和王尚政委到遵义开会。到遵义，方知十六军军部奉命兼遵义军分区，实行主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军参谋长杨俊生任分区司令员，军政委陈云开任分区政委，军长尹先炳调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分区向我们传达了西南军区指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大力开展剿匪征粮。

回到仁怀，已是旧历年初一。上午，我和翁参谋长、潘广乾县长走访了当地的士绅；下午，召开军民联欢会，人到得较多，我代表部队讲话，表示一定要把土匪剿光，让人民过上安生日子。并重申了党的政策，希望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政府的征粮工作。